



丛书

白说白话

——文艺评论随笔杂感集

吴之俊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白 说 白 话

——文艺评论随笔杂感集

吴之俊 著

杭州学院图书馆
藏书



064982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说自话/吴之俊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5

(黔中文影丛书)

ISBN978—7—104—03221—2

I. 自… II. 吴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9746 号

自说自话

策 划: 成都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主 编: 姚晓英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 杨汝祥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—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贵州省安顺市印刷厂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36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—7—104—03221—2

定 价: 5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文学挽留下的逝川流光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顾久

姚晓英女士命我作序，我诚惶诚恐：明白自己底气不足，生怕写的东西惹人厌。但她带笑摔下两个硬梆梆的理由：

一、“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祖宗噢”——因为据传我的祖上曾是明初镇远侯顾成，曾久驻安顺的，至今当地还有条“顾府街”；

二、“有戴明贤老师们的文章嘞”——因为我对戴老师们敬佩得很。“你看着办嘛”，我顿感心里沉甸甸的，晓得这次是推不脱了。

写什么呢？写心里话！这样对别人尊重，于自己的内心又何尝不是愉悦的旅途。关于生活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作者；关于生活的思考，每个人当然也就是自己思考与选择的哲学家。

人生的体会有人认为无奈、无聊、无意义。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“经验的”、“常识的”的层面：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，吃饭就吃饭，找钱就找钱，生娃儿就生娃儿……，等哪天有人问起来，就答“混得还马虎”。一个“混”字，就渗透了这种无奈无聊无意义。因此就有人投宗教而去，用“无情世界中的感情”来消弭孤寂；有人奔马克思而来，用



“解放全人类”来寻求崇高；当然也有的像戴明贤老师们，用拥抱和捕捉生活之美来超越生活，使自己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。

黔中文影丛书应该就是人生追寻诗意的旅途。

2010年，对生活在老安顺市的人们是一个大日子。因为这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从安顺市更名为西秀区今年十年了。城市的很多街道和故事也渐渐远去。文字在其中做最后的保留，为城市真实存在的那些人和那些事。丛书作者队伍非常庞大。22本书，共21个作者。丛书分为文史类和文艺类。据说在编辑过程中，古稀老人们已经忘却身处时代忘却眼前的风景，放任着自己的记忆在文字中重回过去的老时光，四官桥就多次出现在他们书写的故事中。读起来很有意思，而且不乏深度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作者们展示了这一文化并思考着这一文化；对它的未来还充满激情和爱地思着、想着。石板路上，那些马帮走着；接下来生活展示了它应该有的变化。于是，关于屯堡文化或者风景的认知成为作者们努力在完成的事业。

而文艺类作品中，年龄跨度较大成为书本以外的风景。60多岁的作者在文字中享受了写作与品读共同的快乐；十几岁的作者展示了与时代、与技术分不开的表现方式。丛书已经是一个立体的组合。黔中的文与影展示了自己的多彩。每一位作者都为自己的写作倾注了真情与心血。品读，你会对这方水土孕育的文气与才情与传承深深感慨：

文化的长存很不容易！古人才有南朝寺院临烟雨、白头宫女忆玄宗、白发渔樵作笑谈之类的叹息，而那个时代，千年才一代人：读的书，想的事，看到的世界千年都差不多；想想如王维一般的大诗人，站在长安喧嚣与繁华是人们所见的王维。

而可以写：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这般文字的却是真实的王维。更为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自己的心灵所真实体会活着意义的王维。

生活节奏缓慢造就了这些深刻留在我们心中的文字影像。当今，十年一代人，称为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：志趣、话语、行为十年就有差别了。这样的差别是生活所创造的风景，但又何尝不是文字尽情畅游的土壤？

我庆幸人类发明了文字，戴明贤老师们、以及丛书中不同年龄的作者们还能熟练地驾驭着，将短暂的生命和易逝的文化顽强而生动地延续下去。

海涅的“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不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？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”，是想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其实，每一个人如果能用文学描绘出他短暂而有限的文化世界，也将能长久地感染整个世界。黔中文影丛书中，关于屯堡的描述我相信一定不是屯堡的所有，但一定就是这一个人眼中的所有——其中包含着自己的家族记忆；包含着对费孝通老人乡土中国和现实乡土的另一种思考；在记实作品中，几位老人将自己的记忆作为礼物赠送给故土。品读几位老人在书中所写的故事；品读丛书中每个人所写的故事；小城已经是一个大城，一个作者的个体存在就是大我的一种存在——生活的精彩以文字作答。

因此，我对黔中文影丛书中的作者们充满了敬佩之情，他们用诗意对抗着平淡庸俗，用文学挽留住逝川流光。更何况，丛书作者们所写的那片石城，曾经是我的祖先居住过的故土？

是为序。

2010年2月13日



城市回忆与变革动力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余显强

《黔中文影》两辑摆在我们面前。

戴明贤、胡维汉、邓文郁、程国经、丁武光、王在卉、潘玉陶、姚晓英、伍永鸿、王继平集体出现在第一辑中，内容展示了黔中的商贸风情、屯堡积淀、城市变迁和变迁中的一切风景。

《黔中文影》第二辑则是文艺类创作成就的大展示。来自90后、80后的青年作家张佳楠、田金秋、陈丙正、蒋平平和来自50年代、60年代的作家吴之俊、杨汝祥、徐元新、赵永智、尚国栋、吴贤明，对屯堡文化情有独钟的李缨也加盟于黔中文影中。各位作家通过近年来创造的绘画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展示了西秀的文化风景和新人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。

可以说，《黔中文影》是西秀建区10周年，生长在黔中、生活在黔中的老中青三代文化人和文学作品的集体亮相。

透过上百万文字，近千幅老照片，黔中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眼前，黔中的未来似乎也就在我们眼前。

文字说话然后城市妖娆。

这不是文学语言，这是每个人认知常识中的基本事实。

被这一事实概括的名城数不胜数。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是常识。四大民间故事之一中,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让很多人难忘,同时难忘的还有故事的发生地,还有这个美丽水乡的桥,桥很多,人们记住的是许仙和白娘子走过的桥是断桥。

城市因为传说生动,传说因为城市而真实。黔中文影要完成的的就是这样的工作。要为西秀的过去和未来留下文字途程。

从1381年开始,身处黔中心位置西秀就是贵州人流、物流的大舞台,据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记载,安顺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六条:

东由湖南常德经镇远往来;
东北由四川重庆经遵义往来;
东南由广西梧州经独山往来;
南由广西百色经兴义往来;
西由云南昆明经盘县往来;
北由四川泸州经毕节往来。

这样的地理位置给西秀留下纷繁的风景。来来往往的客商带来不同地方的风物,风景。

徐霞客走过安顺时给安顺这样的评价:

层楼跨街,市集甚盛。

商贸繁荣和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石头、石板、石房子是现实的画卷,走过四季风雨,成为记忆中最为珍惜的历史底片。这些风景在文字中得以完整保留,成为一幅幅风俗画卷——这幅画卷中所包含的乡土情结,对于安顺而言是地方民众精神的凝聚力的象征。看看在七眼桥镇三铺村村民自发保护的那条古驿道;看看中所村的山歌赛场;看看吉昌村抬汪公收获民间金奖的那份喜悦。每个人都会深深地领悟文化的力量,领悟文化传承的必要。



面向未来，每个城市都必然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中，文字在这其中就做了桥梁，连接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。如同杭州断桥，联系着故事发生的时候、同时还联系着故事在行进的时光、联系着的必然还有城市的变迁。

文字成为时光隧道。

走进去就可以看见不同时代的城市历史，为未来的发展做权威诠释，把握着未来城市的基本方向。

如是，在2002年西秀文丛编辑出版后，西秀文艺工作者就一直致力于地方文化遗存的收集和保护工作，每一个人的文字，都体现浓烈的乡土感情。作家的努力似乎已经通过文字将自己和城市联系在一起，这是自己生命开始和丰满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作家始终要记挂的精神故土。

读读戴明贤老师和胡维汉老师的文章吧，读读已经年逾古稀的几位老人的文章吧，黔中，已经不仅仅是商贸繁荣的一个商贾之地，在石板路上，在已经斑驳的石墙上，文字重新为我们雕刻了安顺的南北两门和东西两街。所有文字，都是我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认知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在出版的两辑《黔中文字影》里，第一辑展示的是地域空间中的文化和文化积淀痕迹；而第二辑则展示的是文化西秀的实力和创造力。

一个地方的知名建筑可以被称为一个地方的地标；上海的东方明珠塔；北京的故宫、天安门和其他建筑；法国巴黎和它的凯旋门；这是国际大都市的著名建筑。这些建筑的伟大并不在建筑本身，发生在这些城市里的记忆构筑了另一个空间，补充了现实中的建筑，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杭州或者其他城市。

在我们身边，村民们视为神圣之物的几块石板、几米尚可辨别的驿道往往就是这个村庄的地标，精神上的地标。它

们存在的价值,不亚于大都市的地标,因为很多人的情感倾诉在其中。

石板、石墙今天真实存在着。在文字中、在精神的记忆里,马帮仍然在行走、这样的行走方式真实包含了这个地方民众珍惜的精神记忆,这些记忆将在文字的传承中成为永恒。

这就是地方党委、政府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意义。

面向日趋多元的社会、面向现代化快速列车,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,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一定是革新的竞争力,是文化的竞争力,看看走进休闲时代的城市版图,独特的文化积淀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元素。黔中面向未来的发展,更是离不开百姓钟情的地方文化。

读丛书中的文章,早茶、早酒、四官桥会让安顺人体会在文字中亲近家乡的快乐;对外地人,收获的就是对安顺历史、地理的了解;对安顺人生活情调和品味的认知;是旅游过程中的新体验,如同很多年前走过这个城市的地理学家徐霞客。

在《黔中文影》中,文字不再是为表达服务的符号,它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它是一个又一个传说,这些故事和传说,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标记。通过这些文字,城市的回忆与变革动力已经成为一体。

在西秀建区十周年这一重要的日子,黔中21位作家的著作结集出版,是地方文化的一件大事;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喜事;更是一件文化西秀战略有形化的实事,这套书对于过去所起的作用是——认知;对于未来所起的作用是——引导。

是为序。

2010年3月



我为我歌 我为我狂

——代自序

作为人类物质基础与精神传承的果实,文学艺术是一个地区的建置沿革、宗教信仰、道德规范、衣食住行、风土人情直观而生动的反映。姚晓英继主编了西秀区的第一套(也是安顺市的第一套)文学丛书“西秀文丛”之后,还是由她主编,杨汝祥操办具体印务的西秀区第二套文学丛书“黔中文影”,在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”(刘禹锡诗)的深秋即将要付梓印刷。因为我也将自己这些年闲谈影视、评介书刊、代人作序的文艺评论随笔,结集为《自说自话》,在这套“文影”中叨陪末座,所以不能不写几句介绍《自说自话》的创作意图、以及编纂过程的口水话,以作为这本小书的自序。

一

我行我素不媚俗,箭雨淋头腰不勾。
文人相轻古今有,是非恩怨全为书。
“狂”从字面上讲:是任性放荡,纵情骄恣,自高自大,有悖常理的意思。以极富争议,给人予口实的“我为我歌,我为我狂”来做自序,并非一时的率意随心,而是有些事、有些话憋得太久,又找不着一吐为快的切入点,只好借这篇小序的

酒杯、浇浇心中的块垒。谦虚谨慎是人所共知人的美德,但在生活中谦虚却常常被人当作“软柿子”来欺负。比如在省文联2001年召开的“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学术研讨会”上,我就因为很谦虚的讲了几句“论学养我没有在座的老前辈厚,论视野我也没有在座的年轻人宽”开场白,而被看成是乡巴佬,遭到他们群起而攻之的责难。如批评我“读书不多,就是读了也没有读到位”;还问我“读没读过余华的《活着》”……究其这书要怎样读才算读到位我不知道,但我敢说在围攻我的这几个人中,没有谁的书比我读得多,也没谁的书比我读得好,起码我有两百多万字公开发表的作品,他们不一定能拿得出来。有鉴于此,我以为人啊不能太谦虚,人不出言身不贵,火不烧山地不平,该狂的时候就得狂一下。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主持会议的某领导,竟然置研讨会按提交论文排定的顺序发言于不顾,放任拉帮结派的这伙人,就像当年批《海瑞罢官》“姚大棍子”一样,蛮不讲理的围攻一个人。他原本让我敬重的形象也就从此坍塌了。



二 “僧敲月下”韩孟事,“想当然耳”踵永叔。

若无前贤扶后辈,哪有小子敢著书。

《唐诗话》里说流落长安的诗人孟郊,一次因只顾斟酌“鸟宿池边树,僧推月下门”这一联诗,是用“僧推”好,还是用“僧敲”好,挡了京兆尹(京师所在地行政长官)韩愈的大驾,当喝道的衙役皂吏要将其送官究办时,韩愈问清缘由后却轻描淡写地说用“推”字不如“敲”字好,理由是前者有些唐突莽撞,后者则比较符合客观环境。类似的例子还有:苏轼在1056年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,以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。但文坛领袖欧阳修搞不清苏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的“尧之时,皋陶为士,将杀人。皋陶曰‘杀之三’,尧曰‘宥之

三’，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严，而乐尧用刑之宽”典出何处而几次追问，苏轼搪塞不过去后，只好老实回答是“想当然尔”的杜撰。在足以改变人生命运的进士会试中，苏轼竟然敢“想当然”，其胆量不可谓不大；而一代宗师欧阳修，面对苏轼的弄虚作假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激赏苏轼是“天下才俊，此子第一，老夫当让他一头”。可以说没有韩愈、欧阳修的赏识和荐拔，就没有后来的诗囚孟郊和文学巨匠苏轼。扯上那么多陈谷子、烂芝麻的闲话，是想说明在文坛艺苑有不少像欧阳修，韩愈一样扶持新人，提携后进的老前辈。假如没有像文志强、戴明贤等老师的扶持，没有像艾筑生、罗吉万等文友的激励，我想那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寡闻”（《学记三则》）的我，在接连写了几年一篇也发表不出来后，估计是不太可能再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下去的。

三

春耕夏锄养六畜，土里刨食大老粗；
祖上没留半张纸，偏生蠹鱼唯嗜书。

2001年5月9日，台湾《黔人》杂志的主编李永久先生来信说：宗旨是向海内外介绍贵州的历史渊源，秀丽山川，古今人物，民族风情的《黔人》杂志，要刊发我给六盘水市委宣传部，将包括国防部张爱萍将军、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中央首长；孙轶青、鞠国栋等学者专家；旅居海外的陈立夫、张志韩等社会名流；省内的王萼华，陈福桐等诗画名家，寄赠或书赠给的王如柏先生的诗词书柬、条幅墨宝荟萃成册，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梁东作序的《四海飞鸿》，写的一篇书评《门里谈人门外谈文》，让我写篇“作者简历”寄去，好一并发表时。至于我在《门》文中是如何谈被戴明贤誉为“风尘中一位的奇人”的王如柏先生，以及如何评介这个“闯进诗国的牧童”（马萧萧语）的诗作的，因与本文无涉可以搁下，但想到自

家上至历代祖宗,下到兄弟姐妹,都没有一个人读书识字的家世;尤其是自己小学还没有毕业,就辍学回家去割草捡粪砍秧青(绿肥)来挣工分的经历;当儿时的玩伴们,无忧无虑地到河里去逮鱼、捅黄鳝,刨葛根时,自己原本应该是天真烂漫的童年,却因嗜书而不能读书,不得不混迹在老年人群里,把劳累一天后挤出来的时间,都用去听书(民间教愚化贤的小唱本)、借书、读书、啃书的自学的经历,就没有任何掩饰地在“简历”开头,写下了上边这几句顺口溜。

四

往事艰辛眼前现,好读书时没书读。

翻残字典读纲鉴,鱼跳龙门得益书。

我的老家安顺县二铺区马场公社中所大队(今大西桥镇的中所村),是一个有近千户人家的大寨子,且村民95%以上都是在明初跟随傅友德“征南”,留下来“屯垦戍边”的屯军的后裔。以农为主、兼营他业的老家,因有距贵阳70公里、安顺25公里的交通优势,父老乡亲走南闯北经商做生意的眼界视野,文化氛围是相当浓厚的。

由于社会的大环境和个人家庭的小气候,尽管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,但因为从小就酷爱文学历史,辍学后无论是放牛时躺在山坡上,还是在薅秧锄草时坐在田埂地头,都是我读书求学的“教室”。凭一本翻残翻烂的《新华字典》,我基本上读完了那个时代在农村能够借到的,包刮像线装书《纲鉴易知录》在内的各种书籍。唯其因为爱书和嗜书,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,小学尚未毕业的我,居然在强手如林的激烈角逐中,考取了安顺师专的中文系,这从我师专的同班同学中,有罗启明当过县革委副主任,曾敏是省人大代表,张朝明、李维乐两人当过小学校长,杨泰新、罗才宁、施少成是工农兵大学毕业里就可见一斑。至今仍十分清楚的记得,在



当时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中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鱼跳龙门”。究其这“鱼”是如何跳过“龙门”的,我没见过,但在成年人辛辛苦苦的劳动一天,只有几毛钱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就因为孜孜不倦的读书啃书,我却有幸跳出了“农门”,不再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样过土里刨食,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不仅在读书期间每月能领取19块钱的国家补助,毕业后先是当了一名中学教师,后又转成国家干部,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个舞文弄墨,爬格子码字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。

五

自叹人强不如命,起跑线上棋先输。

寒风冷雨难入睡,灯光如豆翻闲书。

因为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,自然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努力。问题是原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窗学友,1980年7月从安顺师专毕业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。关系过硬的分配进了党政机关,有背景的则留城分配进了重点中学,而自认为各科成绩都不错的我,却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,还是被分配到了安顺县双堡区新寨公社的新寨小学去教初中戴帽班。去报到那天看着田坝中间前不巴村,后不靠店的那几间低矮破旧,被同学田秀花形象地戏称为“鸭屋”的校舍;住进学校因为实在没有房子,只好从老师们自己煮饭吃那间四壁透风的大伙房里,临时用单砖墙隔出一间来的宿舍时,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引起的悲凉和伤感,用任何语言文字来形容,都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。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,也因为无论是从学校去双堡,还是去旧州赶个乡场,买点盐巴、煤油(当时还没通电)和蔬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,少说也得走十多里山路的生活环境,不仅让我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,而有更多的时间在煤油灯下去涉猎各种闲书,还能在家访或是与乡亲们的交谈中,了解了周边村寨的许多前尘后事,风土人情。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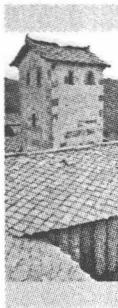
形中为我后来写作中的乡土情趣,完成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夯实了田野调查的基础。因为当时农村学校的大学生较少,加上我平日里爱写点小东西发表,引起了区和县两级领导的注意,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角色转变,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。

六

不因梓楠轻蒲柳,感恩荐拔知遇殊。

得上层楼开望眼,若谷虚怀任读书。

有人说: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缺少感恩情怀的民族。究其别人缺不缺少感恩情怀我不清楚,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扶持过、提携过和鼓励过我的人。假如不是当年王永森书记、涂力仁部长,将我从新寨小学借调到“干训班”(办在县农科所),来给安顺县和安顺市两家联合招的那40几个乡镇干部上课,我也许会在双堡新寨小学安之若素的教书;要是没有杨汝华县长、徐文考副县长将我从旧州初级中学,调到县政府办公室来工作,那视野的局限,我也不可能写下这么多的文字。而真正把我看透了的领导,则非时任安顺县委书记的谢安忠莫属。或许是由于当时县机关科班出生的干部太少,谢书记又刚从平坝县调到安顺来,因而他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时,只要挤得下一般都会捎上我,然后一起在车上无拘无束地闲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考察后,谢书记直言不讳地对我说:“之俊啊,你的书生气太重又认死理,思之再三,将你放到哪个部门去既影响工作,也妨碍了你的发展。既然你只能为文、不能为官,那就好好做你的文章吧……”尽管我不善表达也没机会表达我的谢意,但我深知假如没有这些领导对我睁只眼、闭只眼的“放纵”,那我绝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子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地写下这公开发表的两百多万文字。为此我衷心地祝福这些扶持过、提携过和鼓励过我的老领导健康长寿,笑口常开!



七

宰相家人官七品,几多蓝衫换朱绂。

躲进小楼成一统,集腋成裘亦著书。

我于1982年5月调到县政府办工作,到1986年3月参加县委组织的“增百致富大讨论”工作队,到跳灯场乡工作并留在那里当乡长,其间经历了若干波“有的高升,有的退隐,有的落荒,有的颓唐”的机构改革。面对昔日的同事(包括以工代干的工勤人员)都在机构改革中,或是因得到一顶不大不小的“纱帽”,乐不可支地到新的部门去“建衙开府”;或是为了争一顶不大不小的“纱帽”,牢骚满腹地怨天尤人时。尽管我时不时也会泛起一种孤独无依,进退失据的失落感,但多半时候却是像局外人一样,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不问冬夏与春秋”(鲁迅诗)地沉醉在书中。心如止水,波澜不兴地或是到小说里去回望铁马金戈的烽烟战火;或是到散文里去品味清新隽永的世相人情;或是到诗词里去吟诵玉润珠圆的箴言警句;或是到随笔杂文里去欣赏褒贬扬抑的诙谐幽默……久而久之,自己也兴之所至,照猫画虎地学做起文章来了。

雪泥鸿爪,苍狗白云,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居然在文学创作这虽有些许薄名清誉,但既清贫又清苦的园地里,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章。除已经结集出版的散文游记《风物履痕》、随笔杂感《寒花有刺》、书信《黔山飞鸿》和这本即将出版的文艺评论《自说自话》外,结集待印的还有从历史、地缘、政治、经济等不同的层面,探讨屯堡人家的来龙去脉的《我说“屯堡文化”》(40万字),表现生活感悟的散文随笔《山里山外》(35万字),古典诗词《波光岚影》……

八

事不如意常八九,郁闷不平以笔抒。